

流光碎影中的家事

□ 张 元

如果书写光阴的故事,讲述一下家事,心里会感到一丝慰藉,或许也能给予人心灵上的启迪。

记忆中家里曾有过一块菜地,地里种有各色蔬菜。每逢秋季,父亲总要种上一大片萝卜,因为我母亲生前爱吃萝卜。收获的萝卜除去自用,余下的便拿到市场上去变卖。

那时候浇菜是多户人家共用集体一眼井,大家要按顺序排号浇地。有一次我家排水时正赶上夜晚,而父亲要临时出差,走之前他叮嘱我母亲,倘若浇菜排到夜间,就让给别人家,等他出差回来自己再去浇。因为母亲素来胆小,他耽心母亲晚上会害怕!而母亲却心疼父亲说,你放心走吧,出趟门儿回来也挺累的,如果排到夜间,就让闺女给我做伴儿。况且,那菜等你回来时浇怕是快要旱死了!

东北的秋天夜晚很凉,母亲生怕我着凉,早早为我找出一件厚的秋衣。那是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,夜空中繁星点点,星光璀璨。母亲与我站在菜田间,一面浇着菜,一面指着夜空中南北走向、星光最亮的地方说,那是“天河”。天河两边最亮的星,一颗是牛郎星,一颗是织女星。接着又开给我讲述那个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。尽管这个神话故事,母亲不知道讲了多少遍,可是每次讲起来我还是愿意静静地听着。

水渠里的水,在月光的影映下波光粼粼,像山涧里的小溪汨汨地流淌着。蟋蟀在低吟,夜莺不时地歌唱……这一夜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,没有一点困意,更没有一点胆怯。现在想起来,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啊!

母亲是经人介绍嫁给我父亲的。父亲生在山东,长在山东,因此他平日里最爱吃的就是馒头。而母亲最喜欢吃的是米饭,为了迁就父亲,平时家里的主食多半做的是馒头。有时,母亲蒸馒头时会和点萝卜馅儿,包上几个大的菜饺子。为这,父亲总会唠叨几句,一个菜馅的饺子有啥好吃的?母亲每每听到父亲的唠叨,都会说,你不爱吃还不许别人吃啦?跟你一起吃馒头烦死人了!父亲每次听后都会讪讪地闭上嘴巴。

像这样的事情,在父母之间会时不时地发生。

母亲 49 岁那年突发脑出血住院,因为是大面积出血,医生连下病危通知,让家人做好最坏的准备。父亲始终不肯放弃,一直恳求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母亲。最后,连母亲那边的亲戚都劝父亲,说,孩子这么大了,差不多就可以了,还是面对现实吧。把钱留给孩子们,儿子大了要娶媳妇,需要用钱的地方会很多。父亲却眼含泪水地说,我儿子大了,娶媳妇的钱他自

己能挣!可他妈没了,我可上哪儿去找啊!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每当想起当年父亲的话,我依旧会热泪盈眶。毕竟母亲在父亲的全力救治下又多活了五年!

时至今日,弟弟早已经成家,也做了父亲。父亲和弟弟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我家那片菜地如今盖起了住宅楼。偏巧,我家住的楼位置就在我记忆里的那块菜地上。

那天,我回家探望父亲,在父亲那里住了几天。见到我回到家里,一家人都十分高兴。父亲一早从市场买些肉和萝卜张罗着包饺子,我像孩子一样撒娇似的问父亲,您不是不喜欢吃饺子吗?父亲笑着回答我,入乡随俗啦!吃饺子时,父亲一边念叨母亲,一边说母亲生前最爱吃萝卜馅,尤其是萝卜馅儿的饺子,不难看出父亲对母亲还是有深切怀念的!

天有阴晴冷暖,人有悲欢离合。人们往往在拥有的时候并不在意,一旦失去了才会发现——失去的竟然是那么可贵呀!生活中,一个家庭难免会因些琐事而有纷争,但多一份担当与包容,家庭才能合合睦睦,成为温馨的港湾!

□ 洪福良

铁骨铮铮立,
云容寂寂生。
一根扎旷野,
半树入青空。
润雪东君度,
繁星北斗横。
路途行漫漫,
筋道贯长虹。

长相思·感旧

□ 吕 辉

雪中行,
风中行。
回首重重玉帐横,
寒烟锁故程。
岁无声,
月无声。
半世浮萍如梦中。
红尘亦是空。

七绝·无题

□ 潘起凡

晓风轻抚窗前月,
浅浅相思落枕边。
深吻额头摧梦醒,
离愁又惹覆衾寒。

七律·残荷

□ 张树伟

韶光叹短恨时长,
一夜西风萎玉裳。
瘦体纤纤淋雨雪,
寒池瑟瑟断人肠。
芳颜已去须谁顾,
傲骨仍存邀世凉。
洗净铅华随水去,
洁心入梦沁幽香。

我的村庄

□ 柳新军

住在大山脚下的老屋
守望远方
从春的绿
到秋的黄
从门前长高的小树
到父辈弓下去的脊梁

那片赤裸的黄土地
一如母亲炽热的胸膛
暖热了寒冷的冬季

暖透了厚厚的冰霜
暖睡了无眠的黑夜
暖红了东升的太阳

凸凹不平的山路
打磨着孩子稚嫩脚掌
指引走出大山的方向
一路颠簸
目送着
一个个年轻的背影

出门远航

袅袅炊烟
按时把家的味道升起
像旗帜 在风中飘扬
年复一年
飘过四季轮回
让远方游子的乡愁
永远无处安放